



西京雜記卷第六

丹陽葛洪集

魯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爲器意甚玩之中山王爲

賦曰麗木離披生彼高崖拂天河而布葉橫日路

而摧枝幼雛羸殼單雄寡鷗紛紜翔集嘈噉鳴啼

載重雪而稍勁風將等歲於二儀巧匠不識王子

見知乃命班爾載斧伐斯隱若天崩豁如地裂花

葉分披條枝摧折旣剝旣刊見其文章或如龍盤

虎踞復似鸞集鳳翔青緇紫綬環壁珪璋重山累

西京雜記

卷六

及古韻

嶂連波疊浪奔電屯雲薄霧濃霧廓宗驥旅鷄族

雉群蠋繡鴛錦蓮藻芰文色比金而有裕質參玉

而無分裁爲用器曲直舒卷脩竹映池高松植嶽

制爲樂器婉轉蟠紆鳳將九子龍導五駮制爲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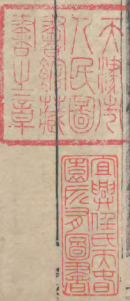
風鬱崑穹隆制爲杖几極麗窮美制爲枕案文章

璀璨彪炳渙汗製爲盤盂采玩踟躕君子其

樂只且恭王大悅顧眄而笑賜駿馬二匹

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遊獵畢弋無度國內冢

藏一皆發掘余所知爰猛說其大父爲廣川王中



尉每諫王不聽病免歸家說王所發掘冢墓不可
勝數其奇異者百數焉爲余說十許事今記之如
左

魏襄王冢皆以文石爲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
以手捫槨滑液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婉然周正
不見棺柩明器蹤跡但牀上有玉唾盂一枚銅劍
二枚金玉雜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

哀王冢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
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

西京雜記

卷六

汲古閣

一戶無扁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
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扉有關鑰叩
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
兜革爲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
入一戶亦石扉開鑰得石牀方七尺石屏風銅帳
鑄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是帳麋朽而銅鑄
墜落牀上石枕一枚塵埃朏朏甚高似是衣服牀
左右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鐸
之象或有執盤奉食之形無餘異物但有鐵鏡數

百枚

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棺柩但有石牀廣六尺長一丈石屏風牀下悉是雲母牀上兩屍一男一女皆年二十許俱東首裸卧無衣衾飢膚顏色如生人鬢髮齒爪亦如生人王畏懼之不敢侵近還擁閉如舊焉

袁盎冢以瓦爲棺槨器物都無唯有銅鏡一枚

晉靈公冢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爲獾犬捧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棺器無復形兆屍猶不壞孔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空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爲

書滴

幽王冢甚高壯羨門旣開皆是石堊撥除丈餘深乃得雲母深尺餘見百餘屍蹤橫相枕籍皆不朽唯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猶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藥書冢棺柩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逐擊之不能得傷其左脚其夕王夢一丈夫鬚

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乃以杖叩王左脚王覺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太液池中有鳴鶴舟容與舟清曠舟採菱舟越女舟太液池西有一池名孤樹池池中有洲洲上黏樹一株六十餘圍望之重重如蓋故取爲名

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旒葆麾蓋照灼涯涘余少時猶憶見之

韓嫣以玳瑁爲牀

西京雜記

卷六

汲古閣

漢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馬談世爲太史子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史記續孔氏古文序世事作傳百三十卷五十萬字談死子遷以世官復爲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天下上計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司馬氏本古周史佚後也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事而已不復用其子孫

皇太子官稱家臣動作稱從

杜陵秋胡者能通尚書善爲古隸字爲翟公所禮欲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經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也馳象曰昔魯人秋胡娶妻三月而遊宦三年休還家其婦採桑於郊胡至郊而不識其妻也見而悅之乃遺黃金一鎰妻曰妾有夫遊宦不返幽閨獨處三年于茲未有被辱于今日也採不顧胡慚而退至家問家人妻何在曰行採桑於郊未返旣還乃向所挑之婦也夫妻並慙妻赴沂水

西京雜記

卷六

汲古閣

而死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昔魯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南曾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曾參毋野人毛遂墜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旣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豈得以昔之秋胡失禮而絕婚今之秋胡哉物固亦有似之而非者玉之未理者爲璞死鼠未腊者亦爲璞月之目爲朔車之輻亦謂之朔名齊實異所宜辨也

跋

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卷數先公傳之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失前後之次無事類之辨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終癸爲十帙帙十卷合爲百卷洪家具有其書試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氏有小異同耳并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鈔出爲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闕爾後洪家遭火書籍都盡此兩卷在洪巾箱中常以自隨故得猶在

西京雜記

卷六

汲古閣

劉歆所記世人希有縱復有者多不備足見其首尾參錯前後倒亂亦不知何書罕能全錄恐年代稍久歆所撰遂沒并洪家此書二卷不知出所故序之云爾

洪家復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世人希有之者今并五卷爲一秩庶免淪沒焉

卷末記洪家有劉子駿書百卷先公傳之云云

按所謂先公者歆之于向也而館閣書目以爲

洪父傳之非是陳氏云未必是洪作晁氏云江

左人以爲吳均依託爲之俱未可考至若邇來坊刻作劉歆撰抑可笑矣據唐藝文志亦只二卷今六卷後人所分也余喜其記書真雜一則一事錯出別見令閱者不厭其小碎重疊云湖南毛晉識

西京雜記

卷六

汲古閣

西京雜記卷六

六終

佛國記

宋釋法顯撰 明胡震亨毛晉同訂

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於是遂以弘始二
年歲在己亥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同契至
天竺尋求戒律初發跡長安度隴至乾歸國夏
坐夏坐訖前行至耨檀國度養樓山至張掖鎮
張掖大亂道路不通張掖王愍懃遂留爲作檀
越於是與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等相遇欣
於同志便共夏坐夏坐訖復進到燉煌有塞東
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共停一月餘日法顯
等五人隨使先發復與寶雲等別燉煌太守李
浩供給度沙河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
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
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爲標幟耳
行十七日計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國其地崎
嶇薄瘠俗人衣服麤與漢地同但以氈褐爲異
其國王奉法可有四千餘僧悉小乘學諸國俗
人及沙門盡行天竺法但有精麤從此西行所

經諸國類皆如是唯國國胡語不同然出家人
皆習天竺書天竺語住此一月日復西北行十
五日到烏夷國烏夷國僧亦有四千餘人皆小
乘學法則齊整秦土沙門至彼都不預其僧例
法顯得符行堂公孫經理住二月餘日於是還
與寶雲等共爲烏夷國人不修禮義遇客甚薄
智嚴慧簡慧嵬遂返向高昌欲求行資法顯等
蒙符公孫供給遂得直進西南行路中無居民
涉行艱難所經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

佛國記

得到于闐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以法
樂相娛衆僧乃數萬人大大乘學皆有衆食彼
國人民星居家家門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
二丈許作四方僧房供給客僧及餘所須國主
安堵法顯等於僧伽藍僧伽藍名瞿摩帝是大
乘寺三千僧共犍槌食入食堂時威儀齊肅次
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鉢無聲淨人益食不得相
喚但以手指麾慧景道整慧達先發向竭叉國
法顯等欲觀行像停三月日其國中十四大僧

伽藍不數小者從四月一日城裏便掃灑道路莊嚴巷陌其城門上張大幃幕事事嚴飾王及夫人采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學王所敬重最先行像離城三四里作四輪像車高三丈餘狀如行殿七寶莊校懸繒幡蓋像立車中二菩薩侍作諸天侍從皆金銀彫瑩懸於虛空像去門百步王脫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華香翼從出城迎像頭面禮足散華燒香像入城時門樓上夫人采女遙散衆華紛紛而下如是莊

佛國記

三

嚴供具車車各異一僧伽藍則一日行像四月一日爲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訖行像訖王及夫人乃還宮耳其城西七八里有僧伽藍名王新寺作來八十年經三王方成可高二十五丈彫文刻鏤金銀覆上衆寶合成塔後作佛堂莊嚴妙好梁柱戶扇窻牖皆以金薄別作僧房亦嚴麗整飾非言可盡嶺東六國諸王所有上價寶物多作供養人用者少旣過四月行像僧紹一人隨胡道人向蜀賓法顯等進向子合國在道

二十五日便到其國國王精進有千餘僧多大
乘學住此十五日已於是南行四日入葱嶺山
到於摩國安居安居已止行二十五日到竭叉
國與慧景等合值其國王作般遮越師般遮越
師漢言五年大會也會時請四方沙門皆來雲
集已莊嚴衆僧坐處懸繒旛蓋作金銀蓮華著
繒座後鋪淨坐具王及羣臣如法供養或一月
二月或三月多在春時王作會已復勸諸羣臣
設供供養或一日二日三日五日供養都畢王

以所乘馬鞍勒自副使國中貴重臣騎之并諸
白氎種種珍寶沙門所須之物共諸羣臣發願
布施布施已還從僧贖其地山寒不生餘穀唯
熟麥耳衆僧受歲已其晨輒霜故其王每讚衆
僧令麥熟然後受歲其國中有佛唾壺以石作
色似佛鉢又有佛一齒國人爲佛齒起塔有千
餘僧盡小乘學自山以東俗人被服麤類秦土
亦以氎褐爲異沙門法用轉轉勝不可具記其
國當葱嶺之中自葱嶺已前草木果實皆異唯

竹及安石榴苳蔗三物與漢地同耳從此西行
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嶺葱嶺冬夏有雪
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
遇此難者萬無一全彼土人人即名爲雪山人
也度嶺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有一小國名陀
歷亦有衆僧皆小乘學其國昔有羅漢以神足
力將一巧匠上兜術天觀彌勒菩薩長短色貌
還下刻木作像前後三上觀然後乃成像長八
丈足趺八尺齋日常有光明諸國王競興供養

今故現在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
崖岸險絕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
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
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躡懸絙過河河
兩岸相去減八十步九驛所記漢之張騫甘英
皆不至衆僧問法顯佛法東過其始可知耶顯
云訪問彼土人皆云古老相傳自立彌勒菩薩
像後便有天竺沙門賈經律過此河者像立在
佛泥洹後三百許年計於周氏平王時由茲而

言大教宣流始自此像非夫彌勒大士繼軌釋迦孰能令三寶宣通邊人識法固知冥運之開本非人事則漢明之夢有由而然矣渡河便到烏菴國烏菴國是正北天竺也盡作中天竺語中天竺所謂中國俗人衣服飲食亦與中國同佛法甚盛名衆僧住止處爲僧伽藍凡有五百僧伽藍皆小乘學若有客比丘到悉供養三日三日過已乃令自求所安常傳言佛至北天竺即到此國已佛遺足跡於此跡或長或短在人

心念至今猶爾及曬衣石度惡龍處亦悉現在石高丈四闊二丈許一邊平慧景道整慧達三人先發向佛影那竭國法顯等住此國夏坐坐訖南下到宿呵多國其國佛法亦盛昔天帝釋試菩薩化作鷹鷁割肉貿鵠處佛即成道與諸弟子遊行語云此本是吾割肉貿鵠處國人由是得知於此處起塔金銀校飾從此東下五行到犍陀衛國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處佛爲菩薩時亦於此國以眼施人其處亦起大塔金

銀校飾此國人多小乘學自此東行七日有國
名竺剎尸羅竺剎尸羅漢言截頭也佛爲菩薩
時於此處以頭施人故因以爲名復東行二日
至投身餒餓虎處此二處亦起大塔皆衆寶校
飾諸國王臣民競興供養散華然燈相繼不絕
通上二塔彼方人亦名爲四大塔也從犍陀衛
國南行四日到弗樓沙國佛昔將諸弟子遊行
此國語阿難云吾般泥洹後當有國王名剎膩
伽於此處起塔後膩伽王出世出行遊觀時天

帝釋欲開發其意化作牧牛小兒當道起塔王
問言汝作何等答曰作佛塔王言大善於是王
即於小兒塔上起塔高四十餘丈衆寶校飾凡
所經見塔廟壯麗威嚴都無此比傳云閻浮提
塔唯此爲上王作塔成已小塔即自傍出大塔
南高三尺許佛鉢即在此國昔月氏王大興兵
衆來伐此國欲取佛鉢旣伏此國已月氏王篤
信佛法欲持鉢去故興供養供養三寶畢乃校
飾大象置鉢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前更作四

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能進王知與鉢緣未
至深自愧歎即於此處起塔及僧伽藍并留鎮
守種種供養可有七百餘僧日將中衆僧則出
鉢與白衣等種種供養然後中食至暮燒香時
復爾可容二斗許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
二分瑩徹光澤貧人以少華投中便滿有大富
者欲以多華而供養正復百萬斛終不能滿
寶雲僧景只供養佛鉢便還慧景慧達道整先
向那竭國供養佛影佛齒及頂骨慧景病道整
住看慧達一人還於弗樓沙國相見而慧達寶
雲僧景遂還秦土慧景應在佛鉢寺無常由是
法顯獨進向佛頂骨所西行十六由延便至那
竭國界醯羅城中有佛頂骨精舍盡以金薄七
寶校飭國王敬重頂骨慮人抄奪乃取國中豪
姓八人人持一印印封守護清晨八人俱到各
視其印然後開戶開戶已以香汁洗手出佛頂
骨置精舍外高座上以七寶圓礎礎下琉璃鐘
覆上皆珠璣校飭骨黃白色方圓四寸其上隆

起每日日出後精舍人則登高樓擊大鼓吹螺鼓
銅鈸王聞已則詣精舍以華香供養供養已次
第頂戴而去從東門入西門出王朝朝如是供
養禮拜然後聽國政居士長者亦先供養乃修
家事日日如是初無懈倦供養都訖乃還頂骨
於精舍中有七寶解脫塔或開或閉高五尺許
以盛之精舍門前朝朝恒有賣華香人凡欲供
養者種種買焉諸國王亦恒遣使供養精舍處
方四十步雖復地震地裂此處不動從此北行

一由延到那竭國城是菩薩本以銀錢買五莖
華供養定光佛處城中亦有佛齒塔供養如頂
骨法城東北一由延到一谷口有佛錫杖亦起
精舍供養杖以牛頭栴檀作長丈六七許以木
筒盛之正復百千人舉不能移入谷口四日西
行有佛僧伽梨精舍供養彼國土亢旱府國人
相率出衣禮拜供養天即大雨那竭城南半由
延有石室博山西南向佛留影此中去十餘步
觀之如佛真形金色相好光明炳著轉近轉微

髣髴如有諸方國王遣工畫師模寫莫能及彼
國人傳云千佛盡當於此留影影西百步許佛
在時剃髮翦爪佛自與諸弟子共造塔高七八
丈以爲將來塔法今猶在邊有寺寺中有七百
餘僧此處有諸羅漢辟支佛塔乃千數住此冬
二月法顯等三人南度小雪山雪山冬夏積雪
山北陰中過寒暴起人皆噤戰慧景一人不堪
復進口出白沫語法顯云我亦不復活便可時
去勿得俱死於是遂終法顯撫之悲號本圖不
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前得過嶺南到羅夷國近
有三千僧兼大小乘學住此夏坐坐訖南下行
十日到跋那國亦有三千許僧皆小乘學從此
東行三日復渡新頭河兩岸皆平地過河有國
名毗荼佛法興盛兼大小乘學見秦道人往乃
大憐愍作是言如何邊地人能知出家爲道遠
求佛法悉供給所須待之如法從此東南行減
八十由延經歷諸寺甚多僧衆萬數過是諸處
已到一國國名摩頭羅又經捕那河河邊左右

有二十僧伽藍可有三千僧佛法轉盛凡沙河
已西天竺諸國國王皆篤信佛法供養衆僧時
則脫天冠共諸宗親羣臣手自行食行食已鋪
氈於地對上座前坐於衆僧前不敢坐床佛在
世時諸王供養法式相傳至今從是以南名爲
中國中國寒暑調和無霜雪人民殷樂無戶籍
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輸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
住王治不用刑罔有罪者但罰其錢隨事輕重
雖復謀爲惡逆不過截右手而已王之侍衛左

右皆有供祿舉國人民悉不殺生不飲酒不食
葱蒜唯除旃荼羅旃荼羅名爲惡人與人別居
若入城市則擊木以自異人則識而避之不相
搪揆國中不養豬雞不賣生口市無屠行及酤
酒者貨易則用具齒唯旃荼羅獵師賣肉耳自
佛般泥洹後諸國王長者居士爲衆僧起精舍
供養供給田宅園圃民戶牛犢鐵券書錄後王
王相傳無敢廢者至今不絕衆僧住止房舍床
褥飲食衣服都無缺乏處處皆爾衆僧常以作

功德爲業及誦經坐禪客僧往到舊僧迎逆代
擔衣鉢給洗足水塗足油與非時漿須臾息已
復問其臘數次第得房舍臥具種種如法衆僧
住處作舍利弗塔目連阿難塔并阿毗曇律經
塔安居後一月諸希福之家勸化供養僧作非
時漿衆僧大會說法說法已供養舍利弗塔種
種香華通夜然燈使彼人作舍利弗本婆羅門
時詣佛求出家大目連大迦葉亦如是諸比丘
尼多供養阿難塔以阿難請世尊聽女人出家

入佛國記

十一

故諸沙彌多供養羅云阿毗曇師者供養阿毗
曇律師者供養律年年一供養各自有日摩訶
衍人則供養般若波羅蜜文殊師利觀世音等
衆僧受歲竟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各持種種衣
物沙門所須以布施僧衆僧亦自各各布施佛
泥洹已來聖衆所行威儀法則相承不絕自渡
新頭河至南天竺迄于南海四五萬里皆平坦
無大山川正有河水從此東南行十八由延有
國名僧伽施佛上忉利天三月爲母說法來下

處佛上忉利天以神通力都不使諸弟子知未
滿七日乃放神足阿那律以天眼遙見世尊即
語尊者大目連汝可往問訊世尊目連即往頭
面禮足共相問訊問訊已佛語目連吾却後七
日當下閻浮提目連既還于時八國大王及諸
臣民不見佛久咸皆渴仰雲集此國以待世尊
時優鉢羅比丘尼即自心念今日國王臣民皆
當奉迎佛我是女人何由得先見佛即以神足
化作轉輪聖王最前禮佛佛從忉利天上來向

下下時化作三道寶階佛在中道七寶階上行
梵天王亦化作白銀階在右邊執白佛而侍天
帝釋化作紫金階在左邊執七寶蓋而侍諸天
無數從佛下佛既下三階俱沒於地餘有七級
現後阿育王欲知其根際遣人掘看下至黃泉
根猶不盡王益信敬即於階上起精舍當中階
作丈六立像精舍後立石柱高三十肘上作師
子柱內四邊有佛像內外映徹淨若琉璃有外
道論師與沙門諍此住處時沙門理屈於是共

立誓言此處若是沙門住處者今當有靈驗作
是言已柱頭師子乃大鳴吼見證於是外道懼
怖心伏而退佛以受天食三月故身作天香不
同世人即便浴身後人於此處起浴室浴室猶
在優鉢羅比丘尼初禮佛處今亦起塔佛在世
時有翦髮爪作塔及過去三佛并釋迦文佛坐
處經行處及作諸佛形像處盡有塔今悉在天
帝釋梵天王從佛下處亦起塔此處僧及尼可
有千人皆同衆食雜大小乘學住處一白耳龍

與此衆僧作檀越令國內豐熟雨澤以時無諸
災害使衆僧得安衆僧感其惠故爲作龍舍敷
置坐處又爲龍設福食供養衆僧日日衆中別
差三人到龍舍中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形作
一小蛇兩耳邊白衆僧識之銅盃盛酪以龍置
中從上座至下座行之似若問訊遍便化去年
年一出其國豐饒人民熾盛最樂無比諸國人
來無不經理供給所須寺北五十由延有一寺
名火境火境者惡鬼名也佛本化是惡鬼後人

於此處起精舍以精舍布施阿羅漢以水灌手
水瀝滴地其處故在正復掃除常現不滅此處
別有佛塔善鬼神常掃灑初不須人工有邪見
國王言汝能如是者我當多將兵衆住此益積
糞穢汝復能除不鬼神即起大風吹之令淨此
處有百枚小塔人終日數之不能得知若至意
欲知者便一塔邊置一人已復計數人人或多
或少其不可得知有一僧伽藍可六七百僧此
中有辟支佛食處泥洹地大如車輪餘處生草

此處獨不生乃曬衣地處亦不生草衣條著地
跡今故現在法顯住龍精舍夏坐坐訖東南行
七由延到罽饒夷城城接恒水有二僧伽藍盡
小乘學去城西六七里恒水北岸佛爲諸弟子
說法處傳云說無常苦說身如泡沫等此處起
塔猶在度恒水南行三由延到一林名呵梨佛
於此中說法經行坐處盡起塔從此東南行十
由延到沙祇大國出沙祇城南門道東佛本在
此嚼楊枝引土中即生長七尺不增不減諸外

道婆羅門嫉妬或斫或拔遠棄之其處續生如
故此中亦有四佛經行坐處起塔故在從此南
行八由延到拘薩羅國舍衛城城內人民稀曠
都有二百餘家即波斯匿王所治城也大愛道
故精舍處須達長者井壁及鶩掘魔得道般泥
洹燒身處後人起塔皆在此城中諸外道婆羅
門生嫉妬心欲毀壞之天即雷電霹靂終不能
得壞出城南門千二百步道西長者須達起精
舍精舍東向開門戶兩廂有二石柱左柱上作
輪形右柱上作牛形池流清淨林木尚茂衆華
異色蔚然可觀即所謂祇洹精舍也佛上忉利
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見佛即刻牛
頭梅檀作佛像置佛坐處佛後還入精舍像即
避出迎佛佛言還坐吾般泥洹後可爲四部衆
作法式像即還坐此像最是衆像之始後人所
法者也佛於是移住南邊小精舍與像異處相
去二十步祇洹精舍本有七層諸國王人民競
興供養懸繒幡蓋散華燒香然燈續明明日日不

絕鼠銜燈炷燒花幡蓋遂及精舍七重都盡諸
國王人民皆大悲惱謂梅檀像已燒却後四五
日開東天情舍戶忽見本像皆大歡喜共治精
舍得作兩 移像本處法顯道整初到祇洹

精舍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傷生在邊夷
共諸同志遊歷諸國而或有還者或有無常者
今日乃見佛空處愴然心悲彼衆僧出問顯道
言汝從何國來答云從漢地來彼衆僧歎曰善
哉邊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謂言我等諸

佛圖記

七

師和尚相承已來未見漢道人來到此也精舍
西北四里有榛名曰得眼本有五百盲人依精
舍住此佛爲說法盡還得眼盲人歡喜刺杖著
地頭面作禮杖遂生長大世人重之無敢伐者
遂成爲榛是故以得眼爲名祇洹衆僧中食後
多往彼榛中坐禪祇洹精舍東北六七里毗舍
佉母作精舍請佛及僧此處故在祇洹精舍大
按落有二門一門東一門北向此園即須達
長者布金錢買地處也精舍當中央佛住此處

最久說法度人經行坐處亦盡起塔皆有名字
乃孫陀利殺身謗佛處出祇洹東門北行七十
步道西佛昔共九十六種外道論議國王大臣
居士人民皆雲集而聽時外道女名旃遮摩那
起嫉妬心及懷衣著腹前似若妊身於衆會中
謗佛以非法於是天帝釋卽化作白鼠齧其腰
帶斷所懷衣墮地地卽劈裂生入地獄及調達
毒瓜欲害佛生入地獄處後人皆標識之又於
論議處起精舍精舍高六丈許裏有坐佛其道

東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與論議處精舍夾道
相對亦高六丈許所以名影覆者日在西時世
尊精舍影則映外道天寺日在東時外道天寺
影則北映終不得映佛精舍也外道常遣人守
其天寺掃灑燒香然燈供養至明旦其燈輒移
在佛精舍中婆羅門恚言諸沙門取我燈自供
養佛爲爾不止婆羅門於是夜自伺候見其所
事天神持燈繞佛精舍三匝供養佛已忽然不
見婆羅門乃知佛神大卽捨家入道傳云近有

此事繞祇洹精舍有九十八僧伽藍盡有僧住處唯一處空此中國有九十六種外道皆知今世各有徒衆亦皆乞食但不持鉢亦復求福於曠路側立福德舍屋宇床臥飲食供給行路人及出家人來去客但所期異耳調達亦有衆在供養過去三佛唯不供養釋迦文佛舍衛城東南四里瑠璃王欲伐舍夷國世尊當道側立處起塔城西五十里到一邑名都維是迦葉佛本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皆悉起塔迦葉如來全身舍利亦起大塔從舍衛城東南行十二由延到一邑名那毗伽是拘樓秦佛所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亦有僧伽藍起塔從此北行減一由延到一邑是拘那含牟尼佛所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亦皆起塔從此東行減一由延到迦維羅衛城城中都無王民甚如坵荒只有衆僧民戶數十家而已白淨王故宮處作太子母形像乃太子乘白象入母胎時太子出城東門見病人迴車還處皆起塔阿夷相

太子處與難陀等撲象搗射處箭東南去三十里入地令泉水出後世人治作井令人飲之佛得道還見父王處五百釋子出家向優波離作禮地六種震動處佛爲諸天說法四天王守四門父王不得入處佛在尼拘律樹下東向坐大愛道布施佛僧伽梨處此樹猶在瑠璃王殺釋種子釋種子先盡得須陀洹立塔今亦在城東北數里有王田太子樹下觀耕者處城東五十里有王園園名論民夫人入池洗浴出池北

岸二十步舉手攀樹枝東向生太子太子墮地行七步二龍王浴太子身浴處遂作井及上洗浴池今衆僧常取飲之凡諸佛有四處常定一者成道處二者轉法輪處三者說法論議伏外道處四者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來下處餘則隨時示現焉迦維羅衛國大空荒人民稀疏道路怖畏白象師子不可妄行從佛生處東行五由延有國名藍莫此國王得佛一分舍利還歸起塔即名藍莫塔塔邊有池池中有龍常守護此

塔晝夜供養阿育王出世欲破八塔作八萬四千塔破七塔已次欲破此塔龍便現身持阿育王入其宮中觀諸供養具已語王言汝供若能勝是便可壞之持去吾不與汝爭阿育王知其供養具非世之有於是便還此中荒蕪無人灑掃常有羣象以鼻取水灑地取雜華香而供養塔諸國有道人來欲禮拜塔遇象大怖依樹自翳見象如法供養道人大自悲感此中無有僧伽藍可供養此塔乃令家灑掃道人即捨大戒

還作沙彌自挽草木平治處所使得淨潔勸化國王作僧住處已爲寺今現有僧住此事在近自爾相承至今恒以沙彌爲寺主從此東行三由延太子遣車匿白馬還處亦起塔從此東行四由延到炭塔亦有僧伽藍復東行十二由延到拘夷那竭城城北雙樹間希連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而般泥洹及須跋最後得道處以金棺供養世尊七日處金剛力士放金杵處八王分舍利處諸處皆起塔有僧伽藍今悉現在其城

中人民亦稀曠止有衆僧民戶從此東南行十
二由延到諸梨車欲逐佛般泥洹處而佛不聽
戀佛不肯去佛化作大深壑不得渡佛與鉢作
信遣還其家立石柱上有銘題自此東行五由
延到毗舍離國毗舍離城北大林重閣精舍佛
住處及阿難半身塔其城裏本菴婆羅女家爲
佛起塔今故現在城南三里道西菴婆羅女以
園施佛作佛住處佛將般泥洹與諸弟子出毗
舍離城西門迴身右轉顧看毗舍離城告諸弟
子是吾最後所行處後人於此處起塔城西北
三里有塔名放弓仗以名此者恒水上流有一
國王王小夫人生一肉胎大夫人妬之言汝生
不祥之徵即盛以木函擲恒水中不流有國王
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千小兒端正殊特王
即取養之遂便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無不摧
伏次伐父王本國王大愁憂小夫人問王何故
愁憂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
國是以愁耳小夫人言王勿愁憂但於城東作

高樓賊來時置我樓上則我能却之王如其言
至賊到時小夫人於樓上語賊言汝是我子何
故作反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
曰汝等若不信者盡仰向門口小夫人即以兩
手搆兩乳各作五百道墮于子口中賊知是
我母即放弓仗二父王於是思惟皆得辟又佛
二辟支佛塔猶在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
昔時放弓仗處後人得知於此立塔故以名焉
千小兒者即賢劫千佛是也佛於放弓仗塔邊

告阿難言我却後三月當般泥洹魔王燒固阿
難使不得請佛住世從此東行三四里有塔佛
般泥洹後百年有毗舍離比丘錯行戒律十事
證言佛說如是爾時諸羅漢及持戒律比丘凡
夫者有七百僧更檢校律藏後人於此處起塔
今亦在從此東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阿難從
摩竭國向毗舍離欲般涅槃諸天告阿闍世王
即自嚴駕將士衆追到河上毗舍離諸梨車聞
阿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上阿難思惟前則阿

闍世王致恨還則梨車復怨則於河中央入火光三昧燒身而般泥洹分身作二分一分在一岸邊於是二王各得半身舍利還歸起塔度河南下一由延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巴連弗邑是阿育王所治城中王宮殿皆使鬼神作累石起墻闕雕文刻鏤非世所造今故現在阿育王弟得羅漢道常住耆闍崛山志樂閑靜王敬心請於家供養以樂山靜不肯受請王語弟言但受我請當爲汝於城裏作山王乃具飲食召諸

佛國記

五

鬼神而告之曰明日悉受我請無坐席各自賫來明日諸大鬼神各持大石來辟方四五步坐訖即使鬼神累作大石山又於山底以五大方石作石室可長三丈廣二丈高丈餘有一大乘婆羅門子名羅汰私婆迷住此城裏爽悟多智事無不達以清淨自居國王宗敬師事若往問訊不敢並坐王設以愛敬心執手執手已婆羅門輒自灌洗年可五十餘舉國瞻仰賴此一人弘宣佛法外道不能得加陵衆僧於阿育王塔

邊造摩訶衍僧伽藍甚嚴麗亦有小乘寺都合
六七百僧衆威儀庠序可觀四方高德沙門及
學問人欲求義理皆詣此寺婆羅門子師亦名
文殊師利國內大德沙門諸大乘比丘皆宗仰
焉亦住此僧伽藍凡諸中國唯此國城邑爲大
民人富盛競行仁義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
像作四輪車縛竹作五層有承檣握戟高二丈
餘許其狀如塔以白氎纏上然後彩畫作諸天
形像以金銀琉璃莊校其上懸繒幡蓋四邊作
龕皆有坐佛菩薩立侍可有二十車車莊嚴
各異當此日境內道俗皆集作倡伎樂華香供
養婆羅門子來請佛佛次第入城入城內再宿
通夜然燈伎樂供養國國皆爾其國長者居士
各於城中立福德醫藥舍凡國中貧窮孤獨殘
跛一切病人皆詣此舍種種供給醫師看病隨
宜飲食及湯藥皆令得安差者自去阿育王壞
七塔作八萬四千塔最初所作大塔在城南三
里餘此塔前有佛腳跡起精舍戶北向塔塔南

有一石柱圍丈四五高三丈餘上有銘題云阿育王以閻浮提布施四方僧還以錢贖如是三反塔北三四百步阿育王本於此作泥犂城中央有石柱亦高三丈餘上有師子柱上有銘記作泥犂城因緣及年數日月從此東南行九由延至一小孤石山山頭有石室石室南向佛坐其中天帝釋將天樂般遮彈琴樂佛處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一一以指畫石畫跡故在此中亦有僧伽藍從此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羅聚落

是舍利弗本生村舍利弗還於此村中般泥洹即此處起塔今亦現在從此西行一由延到王舍新城新城者是阿闍世王所造中有二僧伽藍出城西門三百步阿闍世王得佛一分舍利起塔高大嚴麗出城南四里南向入谷至五山裏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即是蒞沙王舊城城東西可五六里南北七八里舍利弗目連初見頽鞞處尼犍子作火坑毒飯請佛處阿闍世王酒飲黑象欲害佛處城東北角曲中耆舊於菴婆

羅園中起精舍請佛及千二百五十弟子供養處今故在其城中空荒無人住入谷搏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頭二里有石窟南向佛本於此坐禪西北三十步復有一石窟阿難於中坐禪天魔波旬化作鷓鴣住窟前恐阿難佛以神足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即得止鳥跡手孔今悉存故曰鷓鴣窟山窟前有四佛坐處又諸羅漢各有石窟坐禪處動有數百佛在石室前東西經行調達於山北嶮巖間橫

擲石傷佛足指處石猶在佛說法堂已毀壞止有塼壁基在其山峰秀端嚴是五山中最高法顯於新城中買香華油燈倩二舊比丘送法顯上耆闍崛山華香供養然燈續明慨然悲傷收淚而言佛昔於此住說首楞嚴法顯生不值佛但見遺跡處所而已即於石窟前誦首楞嚴停止一宿還向新城出舊城北行三百餘步道西迦蘭陀竹園精舍今現在衆僧掃灑精舍北二三里有尸摩賒那尸摩賒那者漢言棄死人墓

田搏南山西行三百步有一石室名寶波羅窟
佛食後常於此坐禪又西行五六里山北陰中
有一石室名車帝佛泥洹後五百阿羅漢結集
經處出經時鋪三空座莊嚴校飭舍利弗在左
目連在右五百數中少一阿羅漢大迦葉爲上
座時阿難在門外不得入其處起塔今亦在搏
山亦有諸羅漢坐禪石窟甚多出舊城北東下
三里有調達石窟離此五十步有大方黑石昔
有比丘在上經行思惟是身無常苦空得不淨

觀厭患是身即捉刀欲自殺復念世尊制戒不
得自殺又念雖爾我今但欲殺三毒賊便以刀
自刎始傷再得須陀洹旣半得阿那含斷已成
阿羅漢果般泥洹從此西行四由延到伽耶城
城內亦空荒復南行二十里到菩薩本苦行六
年處處有林木從此西行三里到佛入水洗浴
天按樹枝得攀出池處又北行二里得彌家女
奉佛乳糜處從此北行二里佛於一大樹下石
上東向坐食糜樹石今悉在石可廣長六尺高

二尺許中國寒暑均調樹木或數千歲乃至萬歲從此東北行半由延到一石窟菩薩入中西向結跏趺坐心念若我成道當有神驗石壁上即有佛影現長三尺許今猶明亮時天地大動諸天在空中自言此非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去此西南行減半由延貝多樹下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諸天說是語已即便在前唱導導引而去菩薩起行離樹三十步天授吉祥草菩薩受之復行十五步五百青雀飛來繞菩薩三匝而去菩薩前到貝多樹下敷吉祥草東向而坐時魔王遣三玉女從北來試魔王自從南來試菩薩以足指按地魔兵退散三女變老自上苦行六年處及此諸處後人皆於中起塔立像今皆在佛成道已七日觀樹受解脫樂處佛於貝多樹下東西經行七日處諸天化作七寶屋供養佛七日處文鱗盲龍七日繞佛處佛於尼拘律樹下方石上東向坐梵天來請佛處四天王奉鉢處五百賈客授妙蜜處度迦葉兄弟師

徒千人處此諸處亦起塔佛得道處有三僧伽
藍皆有僧住衆僧民戶供給饒足無所乏少戒
律嚴峻威儀坐起入衆之法佛在世時聖衆所
行以至于今佛泥洹已來四大塔處相承不絕
四大塔者佛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般泥洹處
阿育王昔作小兒時當道戲遇釋迦佛行乞食
小兒歡喜即以一掬土施佛佛持還泥經行地
因此果報作鐵輪王王閻浮提乘鐵輪案行閻
浮提見鐵圍兩山間地獄治罪人即問羣臣此

入佛圖記

三

是何等答言是鬼王閻羅治罪人王自念言鬼
王尚能作地獄治罪人我是人主何不作地獄
治罪人耶即問臣等誰能爲我作地獄主治罪
人者臣答言唯有極惡人能作耳王即遣臣遍
求惡人見泄水邊有一長壯黑色髮黃眼青以
脚鉤兼魚口呿禽獸禽獸來便射殺無得脫者
得此人已將來與王王密勅之汝作四方高墻
內殖種種華果并好谷池莊嚴校飾令人渴仰
宰作門戶有人入者輒捉種種治罪莫使得出

設使我入亦治罪莫放今拜汝作地獄主有比丘次第乞食入其門獄卒見之便欲治罪比丘惶怖求請須臾聽我中食俄頃得有人入獄卒內置碓臼中擣之赤沫出比丘見已思惟此身無常苦空如泡如沫即得阿羅漢旣而獄卒捉內鑊湯中比丘心顏欣悅火滅湯冷中生蓮華比丘坐上獄卒即往白王獄中竒恠願王往看王言我前有要今不敢往獄卒言此非小事王宜疾往更改先要王即隨入比丘爲說法王得

信解即壞地獄悔前所作衆惡由是信重三寶常至貝多樹下悔過自責受八齋王夫人問王常遊何處羣臣答言恒在貝多樹下夫人伺王不在時遣人伐其樹倒王來見之迷悶躡地諸臣以水灑面良久乃蘇王即以博累四邊以百鬘牛乳灌樹根身四布地作是誓言若樹不生我終不起誓已樹便即根上而生以至于今今高減十丈從此南三里行到一山名雞足大迦葉今在此山中劈山下入入處不容人下入極

遠有旁孔迦葉全身在此中住孔外有迦葉本
洗手土彼方人若頭痛者以此土塗之即差此
山中即日故有諸羅漢住彼方諸國道人年年
往供養迦葉心濃至者夜即有羅漢來共言論
釋其疑已忽然不現此山榛木茂盛又多師子
虎狼不可妄行法顯還向巴連弗邑順恒水西
下十由延得一精舍名曠野佛所住處今現有
僧復順恒水西行十二由延到迦尸國波羅捺
城城東北十里許得仙人鹿野苑精舍此苑本
有辟支佛住常有野鹿栖宿世尊將成道諸天
於空中唱言白淨王子出家學道却後七日當
成佛辟支佛聞已即取泥洹故名此處爲仙人
鹿野苑世尊成道已後人於此處起精舍佛欲
度拘隣等五人五人相謂言此瞿曇沙門本六
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尚不得道况入人間恣
身口意何道之有今日來者慎勿與語佛到五
人皆起作禮處復北行六十步佛於此東向坐
始轉法輪度拘隣等五人處其北二十步佛爲

彌勒授記處其南五十步翳羅鉢龍問佛我何時當得免此龍身此處皆起塔見在中有二僧伽藍悉有僧住自鹿野苑精舍西北行十三由延有國名拘睺彌其精舍名瞿師羅園佛昔住處今故有衆僧多小乘學從東行八由延佛本於此度惡鬼處亦嘗在此住經行坐處皆起塔亦有僧伽藍可百餘僧從此南行二百由延有國名達覲是過去迦葉佛僧伽藍穿大石山作之凡有五重最下重作象形有五百間石室第

佛國記

重

二層作師子形有四百間第三層作馬形有三百間第四層作牛形有二百間第五層作鵠形有百間最上有泉水循石室前繞房而流周圍迴曲如是乃至下重順房流從戶而出諸層室中處處穿石作窻牖通明室中朗然都無幽暗其室四角頭穿石作梯磴上處今人形小緣梯上正得至昔人一脚所躡處因名此寺爲波羅越波羅越者天竺名鵠也其寺中常有羅漢住此土丘荒無人民居去山極遠方有村皆是邪

見不識佛法沙門婆羅門及諸異學彼國人民
常見人飛來入此寺於時諸國道人欲來禮此
寺者彼村人則言汝何以不飛耶我見此間道
人皆飛道人方便答言翅未成耳達嚩國嶮道
路艱難而知處欲往者要當費錢貨施彼國王
王然後遣人送展轉相付示其逕路法顯竟不
得往承彼土人言故說之耳從波羅捺國東行
還到巴連弗邑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
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是以遠步乃至中天竺

佛國記

番

於此摩訶衍僧伽藍得一部律是摩訶僧祇衆
律佛在世時最初大衆所行也於祇洹精舍傳
其本自餘十八部各有師資大歸不異於小小
不同或用開塞但此最是廣說備悉者復得一
部抄律可七千偈是薩婆多衆律即此秦地衆
僧所行者也亦皆師師口相傳授不書之於文
字復於此衆中得雜阿毗曇心可六千偈又得
一部經二千五百偈又得一卷方等般若泥洹
經可五千偈又得摩訶僧祇阿毗曇故法顯住

此三年學梵書梵語寫律道整既到中國見沙
門法則衆僧威儀觸事可觀乃追歎秦上邊地
衆僧戒律殘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願不生
邊地故遂停不歸法顯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
地於是獨還順恒水東下十八由延其南岸有
瞻波大國佛精舍經行處及四佛坐處悉起塔
現有僧住從此東行近五十由延到多摩梨帝
國即是海口其國有二十四僧伽藍盡有僧住
佛法亦興法顯住此二年寫經及畫像於是載

天佛國記

三

商人大舶汎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風晝夜十四
日到師子國彼國人云相去可七百由延其國
大在洲上東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
小洲乃有百數其間相去或十里二十里或二
百里皆統屬大洲多出珍寶珠璣有出摩尼珠
地方可十里王使人守護若有採者十分取三
其國本無人民正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人
共市易市易時鬼神不自現身但出寶物題其
價直商人則依價直直取物因商人來往住故

諸國人聞其土樂悉亦復來於是遂成大國其國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田種隨人無有時節佛至其國欲化惡龍以神足力一足躡王城北一足躡山頂兩跡相去十五由延於王城北跡上起大塔高四十丈金銀莊校衆寶合成塔邊復起一僧伽藍名無畏山有五千僧起一佛殿金銀刻鏤悉以衆寶中有一青王像高二丈許通身七寶炎光威相嚴顯非言所載右掌中有一無價寶珠法顯去漢地積年所與交接

天佛國記

三美

悉異域人山川草木舉目無舊又同行分耕或留或亡顧影唯已心常懷悲忽於此玉像邊見商人以晉地一白絹扇供養不覺悽然淚下滿目其國前王遣使中國取貝多樹子於佛殿旁種之高可二十丈其樹東南傾王恐倒故以八九圍柱拄樹樹當拄處心生遂穿柱而下入地成根大可四圍許柱雖中裂猶裹在其外人亦不去樹下起精舍中有坐像道俗敬仰無倦城中又起佛齒精舍皆七寶作王淨修梵行城內

人信敬之情亦篤其國立治已來無有飢荒喪
亂衆僧庫藏多有珍寶無價摩尼其王入僧庫
遊觀見摩尼珠即生貪心欲奪取之三日乃悟
即請僧中稽首悔前罪心告白僧言願僧立制
自今已後勿聽王入其庫看比丘滿四十臘然
後得入其城中多居士長者薩薄商人屋宇嚴
麗巷陌平整四衢道頭皆作說法堂月八日十
四日十五日鋪施高座道俗四衆皆集聽法其
國人云都可五六萬僧悉有衆食王別於城內
供五六千人衆食須者則持鉢往取隨器所
容皆滿而還佛齒常以三月中出之未出十日
王莊校大象使一辯說人著王衣服騎象上擊
鼓喝言菩薩從三阿僧祇劫苦行不惜身命以
國妻子及挑眼與人割肉貿鵠截頭布施投身
餓虎不恡髓腦如是種種苦行爲衆生故成佛
在世四十九年說法教化令不安者安不度者
度衆生緣盡乃般泥洹泥洹已來一千四百九
十七年世間眼滅衆生長悲却後十日佛齒當

出至無畏山精舍國內道俗欲植福者各各平
治道路嚴飭巷陌辦衆華香供養之具如是唱
已王便夾道兩邊作菩薩五百身已來種種變
現或作須大拏或作睽變或作象王或作鹿馬
如是形像皆彩畫莊校狀若生人然後佛齒乃
出中道而行隨路供養到無畏精舍佛堂上道
俗雲集燒香然燈種種法事晝夜不息滿九十
日乃還城內精舍城內精舍至齊日則開門戶
禮敬如法無畏精舍東四十里有一山山中有
精舍名跋提可有二千僧僧中有一大德沙門
名達摩瞿諦其國人民皆共宗仰住一石室中
四十許年常行慈心能感虵鼠使同止一室而
不相害城南七里有一精舍名摩訶毗訶羅有
三千僧住有一高德沙門戒行清潔國人咸疑
是羅漢臨終之時王來省視依法集僧而問比
丘得道耶其便以實答言是羅漢旣終王即案
經律以羅漢法葬之於精舍東四五里積好大
薪縱廣可三丈餘高亦爾近上著梅檀沈水諸

香木四邊作階上持淨好白氎周市蒙積上作
大轆床似此間輜車但無龍魚耳當闍維時王
及國人四衆咸集以華香供養從轆至墓所王
自華香供養供養訖轆著積上蘇油遍灌然後
燒之火然之時人人敬心各脫上服及羽儀傘
蓋遙擲火中以助闍維闍維已即檢取骨即以
起塔法顯至不及其生存唯見葬時王篤信佛
法欲爲衆僧作新精舍先設大會飯食僧供養
已乃選好土牛一雙金銀寶物莊校角上作好

天佛國記

卷

金犂王自耕頃四邊然後割給民戶田宅書以
鐵券自是已後代代相承無敢廢易法顯在此
國聞天竺道人於高座上誦經云佛鉢本在毗
舍離今在捷陀衛竟若干百年法顯聞誦之時
有定歲數但今
耳當復至西月氏國若干百年當至千闍國住
若干百年當至屈茨國若干百年當復來到漢
地住若干百年當復至師子國若干百年當還
中天竺到中天已當上兜術天上彌勒菩薩見
而歎曰釋迦文佛鉢至即共諸天華香供養七

日七日已還閻浮提海龍王持入龍宮至彌勒
將成道時鉢還分爲四復本頰那山上彌勒成
道已四天王當復應念佛如先佛法賢劫千佛
共用此鉢鉢去已佛法漸滅佛法滅後人壽轉
短乃至五歲十歲之時粳米酥油皆悉化滅人
民極惡捉木則變成刀杖共相傷割殺其中有
福者逃避入山惡人相殺盡以還復來出共相
謂言昔人壽極長但爲惡甚作諸非法故我等
壽命遂爾短促乃至十歲我今共行諸善起慈

天佛國記

單

悲心修行仁義如是各行信義展轉壽倍乃至
八萬歲彌勒出世初轉法輪時先度釋迦遺法
弟子出家人及受三歸五戒齋法供養三寶者
第二第三次度有緣者法顯爾時欲寫此經其
人云此無經本我止口誦耳法顯住此國二年
更求得彌沙塞律藏本得長阿含雜阿含復得
一部雜藏此悉漢土所無者得此梵本已即載
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餘人後係一小船海行
艱險以備大船毀壞得好信風東下二日便值

大風船漏水入商人欲趣小船小船上人恐人
來多即斫絙斷商人大怖命在須臾恐船水漏
即取麤財貨擲著水中法顯亦以軍持及澡灌
并餘物棄擲海中但恐商人擲去經像唯一心
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地衆僧我遠行求法願威
神歸流得到所止如是大風晝夜十三日到一
島邊潮退之後見船漏處即補塞之於是復前
海中多有抄賊遇輒無全大海瀰漫無邊不識
東西唯望日月星宿而進若陰雨時爲逐風去
亦無准當夜闇時但見大浪相搏晃然火色竈
鼉水性怪異之屬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無
底又無下石住處至天晴已乃知東西還復望
正而進若值伏石則無活路如是九十日許乃
到一國名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
不足言停此國五月日復隨他商人大船上亦
二百許人賫五十日糧以四月十六日發法顯
於船上安居東北行趣廣州一月餘日夜鼓二
時遇黑風暴雨商人賈客皆悉惶怖法顯爾時

亦一心念觀世音及漢地衆僧蒙威神佑得至天曉曉已諸婆羅門議言坐載此沙門使我不利遭此大苦當下比丘置海島邊不可爲一人令我等危嶮法顯本檀越言汝若下此比丘亦并下我不爾便當殺我汝其下此沙門吾到漢地當向國王言汝也漢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諸商人躊躇不敢便下於時天多連陰海師相望僻誤遂經七十餘日糧食水漿欲盡取海鹹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二升遂便欲盡商

人議言常行時正可五十日便到廣州爾今已過期多日將無僻耶即便西北行求岸晝夜十二日長廣郡界牢山南岸便得好水菜但經涉險難憂懼積日忽得至此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然不見人民及行跡未知是何許或言未至廣州或言已過莫知所定即乘小船入浦覓人欲問其處得兩獵人即將歸令法顯譯語問之法顯先安慰之徐問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佛弟子又問汝入山何所求其便詭言明當十

月十五日欲取挑臘佛又問此是何國答言此青州長廣郡界統屬劉家聞已商人歡喜即乞其財物遣人往長廣太守李嶷敬信佛法聞有沙門持經像乘船汎海而至即將人從至海邊迎接經像歸至郡治商人於是還向揚州劉法青州請法顯一冬一夏夏坐訖法顯遠離諸師久欲趣長安但所營事重遂便南下向都就諸師出經律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國停六年還三年達青州凡所遊歷減三十國沙河已西迄于天竺衆僧威儀法化之美不可詳說竊惟諸師未得備聞是以不顧微命浮海而還艱難具更幸蒙三尊威靈危而得濟故竹帛疏所經歷欲令賢者同其聞見

是歲甲寅晉義熙十二年歲在壽星夏安居未迎法顯道人旣至留共冬齋因講集之際重問遊歷其人恭順言輒依實由是先所略者勸令詳載顯復具叙始末自云顧尋所經不覺心動汗流所以乘危履險不惜此形者蓋是志有所

存專其愚直故投命於不必全之地以達萬一
之冀於是感歎斯人以爲古今罕有自大教東
流未有忘身求法如顯之比然後知誠之所感
無窮否而不通志之所獎無功業而不成成夫
功業者豈不由忘失所重重夫所忘者哉

書佛國記後

書記所載竺國取經惟藏本顯奘兩法師傳及洛陽伽藍記宋雲惠生事稱佳耳然伽藍記雖翼翼婉秀而三藏傳極爲詳縟要之不若佛國記玄致簡盡不失晉人軌度第所游歷微有不同如顯法師由燉煌而西從師子國汎海還奘法師由涼州出玉門從于闐還宋雲由赤領至吐谷渾尋本路而還此釋迦方志所謂其道衆多未可盡言者也至若沙河葱嶺懸度雪山則

大書佛國記後

一

共躋齊攀矣更按呂氏筆記云水經注引佛國記恒水東南流逕拘夷那竭城城北雙樹間云今檢本記無恒水東南流句當是傳寫脫落善長定亦有據也余自束髮便尊慈旨坐以塵毒所牽雖生平師友不越河山動自乖遠視投身逝景探道幽遐者得無爲冥識惰軀發一悲涕

繡水沈士龍跋

此書舊名法顯傳據宋僧跋語當名佛國記隋志佛國記一卷自在地理部跋語定不足憑但

法顯傳原有兩種其一種二卷者已亡其一種止一卷則今書是也傳尾有晉人記云先所畧者勸令詳載復具叙始末應是一卷者後出詳備二卷者遂廢不行耳梁釋慧皎云顯游履諸國別有大傳此書正當名法顯大傳以別之至于記中所載亦有不可不爲表辯者如云弘始二年是姚興紀年乃晉安帝隆安四年也曰乾歸國是乞伏乾歸所都宛川也曰張掖王是涼王段業也曰燉煌太守李浩卽涼武昭王李暠按暠於是年三月受段業燉煌之命法顯於張掖夏坐後始到燉煌乃知浩卽暠無疑蓋以音同誤書之也第二云耨檀國則禿髮利鹿孤始於是年僭號後二年利鹿孤死耨檀乃嗣位不應便稱耨檀豈後來追憶之誤邪又若同行沙門長安則有慧景道整慧應慧鬼張掖則有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凡九人至雋夷則智嚴慧簡慧鬼便返向高昌至于闐王新寺則僧紹別徃罽賓至弗樓沙又有慧達與寶雲僧景還

歸秦土而慧景遂於佛鉢寺無常則所云顯等
三人南度小雪山者是道整與慧應也何得復
云慧景不堪復進檢蕭梁高僧傳亦云慧景此
慧景當作慧應將由南朝時便誤寫矣其後道
整竟留天竺惟慧達一人不在九人之列豈從
他道相從者乎武原胡震亨跋

